



# 疫症肆虐奧運何去何從

源於奧運 李漢源

時間過得真快，還有134日就到東京奧運開幕。原本各方面也準備得如火如荼，運動員們也在積極備戰中，奧運組委會及場地會則不停在測試中，深怕有一點的錯漏，奈何多好的準備計劃也趕不上變化：受到「新冠肺炎病毒」的影響，東京奧運能否如期舉行還是未知之數，日本疫情狀況又是否能受控制呢？世界各地運動員是否能入境日本呢？種種問題仍然未能確定。

目前全球多個國家、城市也都實行封關，或不歡迎疫症國家人民到訪；坊間及國際奧委會都有消息指出待5月份，看疫情是否有退卻跡象再作決定，但如果真的要延期或取消，那影響真的很大，尤其是對運動員。對職業運動員而言，他們苦練多年就是為參與這次奧運比賽，而他們的訓練也會以奧運這時間達至最佳狀態；奧運會4年一次，如錯過了一屆，一些年輕的運動員可能還有下次機會，但有些更資深的，今次東京奧運可能是他們參與奧運的最後機會。

截至執筆之時，香港運動員已經取得29張東京奧運入場券，估計已有30多位運動員可以代表香港出戰奧運，加上還有幾個項目包括空手道、劍擊、羽毛球的運動員應該都能夠取得參賽資格，如無意外，今屆可出戰東京奧運的香港選手應該達到40多個名額。個人估計，以香港今屆運動員的狀態，應該是最有機會奪獎牌的一屆，雖然大會仍未有很明朗的決定，但希望香港運動員繼續努力，如能出戰則有望奪取到3、4面獎牌。

疫症肆虐，世界很多地方都不能幸免，歐洲意大利、法國、亞洲韓國、日本等，在其本土都傳播得很厲害，到現時大家還好像是束手無策，如果日本在此段時間，可將疫情控制好，東京奧運可以如期舉行，但其他國家運動員又是否能入境參賽呢？尤其是中國運動員，到目前為止，很多國家暫時都不批准中國人入境的。月前武漢封城的時候，有些朋友問我：「中國運動員是否可以參加奧運。」我回答是：「別怕！還有4個月時間，中國運動員現在可以先離開中國，到一些較安全（非疫症區）的地方集訓，到時才進入日本參加奧運比賽。」早前，香港單車隊李慧詩等，在香港疫症初起時，她的單車隊馬上離開香港飛往歐洲瑞士，慢慢再從瑞士過德國參加單車世界盃比賽。

至於東京奧運，是否如期、延期或取消，相信IOC（國際奧委會）及東京奧組委都一定會很小心去處理及作出決定，這個決定真的影響很大，姑勿論情況怎樣，運動員也別鬆懈，一定要努力備戰，爭取佳績，加油加油。

國際奧委會於3月6日在瑞士洛桑舉行會議討論日本新冠病毒的情況。



國際奧委會於3月6日在瑞士洛桑舉行會議討論日本新冠病毒的情況。



# 感恩哪裡去了？

方寸不亂 方芳

新冠肺炎在世界各地肆虐，意大利本土感染嚴重，爆發力強，「首例傳播」達廿多個國家和地區，意大利現在搞到全國封城。本來有中國第一波爆發，前車可鑑，意大利可以不致如此。

意大利是世界旅遊的焦點，在疫症當前，旅遊是極速的傳播鏈，國際城市難逃一劫。香港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，不乏外遊感染，印度旅行團、「鑽石公主號」郵輪患者所居的豪宅，出入的高貴會所——曝光。一般基層打工仔已經在放無薪假、失業已殺到埋身，飯碗堪憂，無錢外遊，反而確診數字較少。

香港人愛外遊，不出門不舒服，短程長程頻密。在日本停留的疫輪感染康復回港者，接受訪問時輕輕鬆鬆說，郵輪舒服，如果有伴同行，她們會又再啟程。市民有他們選擇的權利，但聽來難免有些礙耳。正如十號風球下，有市民還去下水衝浪，要出動消防救援，當別人奮身相救之後，他竟說，衝浪好刺激，下次打風還會繼續下水。當然，衝浪的危險程度不能和郵輪相比，但在危難獲救之後，可有感恩的心？

可知道，中國外交部和特區政府在包機程序上，做了多少工作？一環扣一環的無縫接送，多少人為你們外遊的意外，冒着受感染的風險，來接你們回家？醫護人員、官員、議員、記者都往日本奔了，他們也是人，生命一樣寶貴，他們的家人也為此擔驚受怕。當地無出租車肯接載，日本華僑找了旅遊巴士，掛上一句親切的話：「走，咱們回家去！」竟然被反對派大做政治文章，把接人的承擔一筆抹煞掉。

特區政府接着的湖北包機，同樣花費氣力，個別官員連番奔波之後，都要自我隔離了。誰為抗疫做實事，市民都看在眼里，乘坐包機回港的港人，第一時間請掏出感恩的心。



# 在羅馬，有一顆西安的心

書聲蘭語 廖書蘭

近日意大利大爆發新冠肺炎，不由得想起去年夏天我在意大利逾半月，天天遊覽古物古蹟，諸如翡冷翠、威尼斯、羅馬等，尤其在羅馬，感覺像我們的西安；為什麼呢？這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座城市，因為都是古都，曾經都有不可一世的風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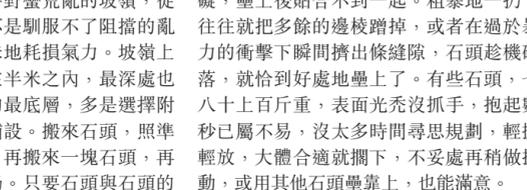
記得去年夏天的羅馬，我看見全世界的人都來到這座古都，我心中竟想着西安，想邀請世界上各色人種不妨也來看看五千年的中國帝王之都。

有句順口溜：「十年中國看深圳，百年中國看上海，千年中國看北京，五千年中國看西安」，這是多麼波瀾壯闊的中華民族啊！我一直拋不開有人說我投共之說，我是嗎？有人甚至說，妳的父親是國軍，當年就是打共產黨的，妳為什麼在香港《文匯報》寫專欄？所以多年來，我下筆總有跨不出的心結。但是我想問，我們是不是中國人？我們是不是寫中文操普通話？我們不是不一起過春節、元宵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重陽？中國強大，我們是不是也感覺良好？尤其是到了國外，這種感受特別深刻，我們無法改變的就是自己的血統，特別是今天疫情肆虐全球之際，外國人的眼中哪管你是台灣、香港、新加坡人？即使你說是華人也沒用！在英語的字典裡只有一個Chinese！

我愛台灣，也愛大陸，同屬中國！我在台灣出生，我的父母在大陸出生，如果因為我是台灣人而仇視大陸人，那我豈不是不要祖宗了？一個沒有祖宗的人，性格是不健康的，就如同一個人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，性格會是扭曲的。

我愛的中國是五千年的中華民族，包括了今天的大陸、台灣、香港、澳門，那是我心中永恒的秋海棠；我的拳拳中國心，是自黃帝軒轅，堯舜禹湯周而至今日的中國。這就是我一顆中國心，希望國家富強，洗刷過去近二百年的國恥家難。如果不認自己是中華民族一分子，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，甚至仇視中國，那麼究竟是教科書出錯了？教育出錯了？老師出錯了？還是大環境出錯了？據聞蔣家第三代，蔣中正的嫡孫回到浙江奉化老家，說了一句讓當場的人都動容的話：「我們回來了！」我與蔣先生何嘗不是一樣的心境，一樣的情懷？每回當我踏足大陸，心中總是想着「爸爸媽媽，我替你們回大陸了，回來看看老家的山河」。

去夏我在人潮湧湧的羅馬，心裡想着西安，想着我的中國。而今天我在電視上看到有位區議員寫着「藍絲與狗不得內進」，除了啼笑皆非，還為香港的前景感到心痛至極！誠然「不知史，絕其智；不讀史，無以言」。



在羅馬的古道上見到一匹馬車，樂與馬同行。

作者提供



# 當家的人，苦了！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少出門的日子，不少家庭各自都有不同的煩惱，獨身的慨嘆少了助手，出外購物，想多買一點生活用品和存糧都不容易；家庭人口眾多的，則說太平日子當然人多熱鬧多，非常時期人多就煩惱多，其中一個朋友網上通話時便大吐苦水，說平日當家還不覺得怎樣，但是到了今時今日，面對改不了生活習慣的家人就頭痛得要命，她家中人口還不算多，可是那一老一嫩已夠她心驚膽顛了，她年近八十的老母親，身體也一向健壯，長年不斷都有社交活動，不是跟社團東去西去，就是什麼大大小小人家的喜慶節日都不放過，打牌更免不了，老人喜歡活動是好事，有個活潑的母親，試問誰不引以為傲！

可是人人為了防疫無事不出門，她老人家還是天天都有節目，自持身體健康，百毒不侵，口罩都堅持不戴，老人不聽話，真是比無知嬰兒還教人心煩。

老的苦勸不來算了，小的呢，一百三十八磅重、五呎高的中學生，網上上課，朋友不多，樂於做他小宅男，理應感到安慰吧，這乖兒子二十多天從未跟同學有過約會，可是功課之餘，就是上網狂追韓劇，唉，要是他打機還好，打機雙手忙著，就不可能吃零食了；看韓劇，兩手空著，就不斷吃零食，好外婆買給他的豬肉絲/牛肉乾/魷魚鬚/曲奇餅……一包接一包吃，到劇集播完還不停口，勸他一句，青春期的壞脾氣就發作了：「你不要我，我偏多吃！」滿口豬牛魚乾的肉臭氣味噴到你難受，為了在家防疫方便他運動新買的步行機，二十多天才用過十分鐘，看着他體重一直飆升怎不提心吊膽！

可真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，看月前行山傷腳不癒的太太苦著臉撐着手杖一拐一拐出門，訴說外傭探親未返，老公和幾個女兒不肯吃外賣，擔心買到不活魚鮮肉，就知道難為她如何料理一日三餐。



防疫期間，能處變不驚就近似修行了。

作者提供



# 壘起一處村落

百家廊 袁星

水往低處流，這是婦孺皆知的常識。坡嶺上的雨水，也應了這條規律，總是不假思索地由上而下流淌。水勢與天氣配合，有時潺潺，如溪流；有時洶湧，若咆哮。

暴風驟雨過後，村裡的坡嶺上往往泥石俱下，伴洪水傾洩。本就貧瘠的土壤，又被沖刷掉一層。泥層被雨水刀斧一樣割劈着，蛇蟻脫皮般，一年比一年淺薄，薄到隔不遠就露出一塊塊巨石。石面光滑，斜在坡嶺上，連成片後就像地表患了斑禿。村落想要長久，就得首先解決這個困擾。從祖先先落戶至此，村裡人就沒少費心勞神。堵住流水，或許只有一個辦法，那就是剷除斜坡，讓其變成一道道梯田。

坡嶺的陡斜，是地勢起伏導致。地勢起伏，乃地殼運動和風雨侵襲形成，早就不知存在了多少年。在這樣的地方開墾梯田，壘築壩子是其最關鍵一環。

壩子在魯南山區常見。丘陵、山區的梯田，必須有壩子支撐，才能成形。山村坐落的地方，處處是梯田，也處處見壩子。野外的壩子，隨遇而安，村裡人幾乎人人會壘。壘壩子不像壘牆，沒有整齊劃一的外觀尺度，唯一的要求就是穩固。在建築行當，壘牆有很多輔料可用，譬如鋼筋，譬如水泥。在村外的坡嶺上壘築壩子，只有一堆天然形成的亂石可用，頂多有個錘頭、鐵揪作幫手。在荒野中，壩子與梯田，是一卵雙胞的存在。想讓水土駐足，就得先在斜坡上築起一道道壩子。就像河裡豎起的攔河壩，堵住水土去路。壩子的壘築，村裡沒有文字記載，都是父輩影響子代，言傳身受傳承下來的。我記事後，常跟着父親上山壘壩子，有時是兀自玩耍，有時是邊玩邊看，有時會幫忙搬幾塊石頭。心情好時，摩挲擦掌躍躍欲試，不知在哪一天，就學着父輩的架勢，壘上了第一塊埋下伏筆的石頭。

在坡嶺上壘壩子，都是順勢而為的。壘荒的時候，看好了哪處斜坡，用目光大體上謀劃條線路。按照大體方向，用鐵頭、

鐵揪刨挖出一道淺窄的地基。地基的寬窄和深淺，沒有尺度要求，挖到硬地為止。倘若遇上攔阻的巨石，移動困難，就放棄刨挖，或繞道躲過，或將其收編壘在壩子中，變成壩體的一部分。村裡人壘壩子，是曉得變通的，對待野蠻荒亂的坡嶺，從來都是借力使力。不是馴服不了阻擋的亂石，而是不想去做無味地耗損氣力。坡嶺上的地基，深度一般在半米之內，最深處也就一米上下。壩子的最底層，多是選擇附近最大最硬的石塊鋪設。搬來石頭，照準位置朝地基中一扔，再搬來一塊石頭，再朝地基的坑窪處一扔。只要石頭與石頭的凸凹處大體鑲嵌，有些縫隙也無妨。堆壘的石塊不穩，可用大小適宜的碎石填塞、鋪墊。不必一味尋求水平，也不必過於嚴苛，只要支點牢固，石塊之間貼合得密實與否，無須多慮。村外的坡嶺上到處是碎石、石片和土坷垃，真要填塞大的縫隙，挑挑選選，有它們就足夠。

木匠、石匠、泥瓦匠、銅匠都是常見的鄉間手藝人。他們這些手藝活，不是人人都會的，稱作匠人，理所當然。壘壩子是村裡人都會的話計，時常用到也無門派之說，從未被尊稱為匠。但壘壩子並非易事，是鄉親們安身立命的基礎。村裡人靠田地為生，梯田倚仗壩子存在。也正是壘壩子這門手藝，造就了那些果樹、莊稼賴以生息的梯田。

壘壩子毋須水泥、黏土，卻也不是肆意為之的。村裡人之所以游刃有餘，看似隨意，是熟能生巧使然。我跟父親去野外壘壩子，嘗試過幾次，父親總不滿意，我安放的多數石頭還得經他重新放置。坡嶺上的石頭，均是天然形成的。有的圓，有的方，有的長，有的短，有的硬，有的軟，這塊高那塊矮，這塊滑溜那塊粗糙，這塊過大那塊偏小，亂七八糟雜亂無章地存在着，沒有一塊規整的。把長相隨意的石頭，一扔一放，讓其穩妥地呆在壩子上，先放哪塊後放哪塊，全憑眼力、經驗，還有悟性。有時，在兩塊石頭之間，需要放上另一塊石頭。在野外壘壩子不可能塊塊拿尺子量，這時就得靠眼力。石頭多的

是，哪塊大小形狀更合適，不能來回換，眼力好的人伸手就能找出來。村裡人壘壩子，經常扔扔砸砸的，這裡頭也有學問。石頭形狀不規則，彼此間也沒有水泥、黏土啥的輔助，有時其邊棱凸凹，略有阻礙，壘上後貼合不到一起。粗暴地一扔，往往就把多餘的邊棱磨掉，或者在過於暴力的衝擊下瞬間擠出條縫隙，石頭趁機砸落，就恰到好處地壘上了。有些石頭，七八十上百斤重，表面光禿沒抓手，抱起數秒已屬不易，沒太多時間尋思規劃，輕搬輕放，大體合適就擱下，不妥處再稍做挪動，或用其他石頭壘靠上，也能滿意。

村裡人壘壩子，一代代這樣流傳下來。就像種地、栽樹一樣，多看多摸家就行，不需要專門拜師學藝，頂多在茶餘飯後談論時，以談資的形式交流下。在坡嶺上壘壩子，穩固是第一位的，牢固之外，才看外觀。有的外觀平齊整潔，有的外觀醜陋散漫，都不打緊。壩子是壘築梯田用的，攔得住水土，不滿不漏經年不垮，就算合格。當然，那些壩體外觀整齊劃一的壘築者，常會受到村裡人的言語褒獎，誰家蓋屋壘壩時，也必然被先請。村裡人去山上壘荒壘壩子，除了鐵頭、鐵揪，一定要帶上一把錘頭。真有壘不上的邊角阻礙，靠扔和換位無效的，可以掄起錘頭敲砸，很是方便。萬一忘帶錘頭，村裡人也還有其他辦法。在眾多石頭中找出一塊質地堅硬大小適中的充當錘子，拿在手中敲敲砸砸，也能壘起一道壩子，築成一道梯田。

陡滑的坡嶺上，有了壩子，就有了攔阻水土的資本。一道道橫互的壩子，支撐起一道道梯田。遭逢暴雨之時，高處的水土和碎石被一道道梯田攔阻，削減了橫衝直闖的勢頭。最後會被某一道壩體徹底俘獲，增加了土壤的厚度，養肥了一道又一道梯田。

周邊的坡嶺，在壩子被壘築後，就疏通了一個秩序井然的循環。壩體阻擋了水土，水土肥沃了梯田，梯田育出了莊稼，莊稼養活了村落。飯飽茶足後，村裡人再次走上坡嶺，或堆或壘，又有一道道壩子被豎起、被修復。漫漫著，漫漫著，伴隨晝夜之更替，悄然輪迴。



# 韓國形象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作為一個人，當具備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後，自信心也自然出來了。這種源於自信而產生的正能量往往令人做事更具衝勁，樂於助人，更加固信念，令人在民粹和傳統壓力下，堅持做自己認為是對的事，並勇往直前。

不少名牌廣告中，常常見到這樣一句話：The best of the best，中文意譯因應前後脈絡而定，通常諸如精英中的精英或精品中的精品等。這當然是廣告用語，帶點吹噓成分。然而，這樣表達追求至善至美的境界或意願，再配以令人感覺舒適的環境和優美的景致，以及有型有款的人物，就會深入人心，久而久之，令人相信，某個品牌或某個產品質量上乘。

回顧起這些年來，深入港人和內地人心田的韓國電視劇集，其呈現在觀眾眼前的，也是一種追求至善至美的境界，無論是早期的《冬季戀歌》、《大長今》，還是近年熱播的《太陽的後裔》。尤其是《太陽的後裔》，這部受政府資助的公共廣播機構KBS電視台開拍的電視劇，得益於當時得令的紅星宋仲基和花旦宋慧喬的個人號召力及其戀情，受到媒體追捧，大收宣傳之效。不但有極高收視率，更迅速風靡整個亞洲。不但一般師奶受落外，更引起各地政要關注。

據說，軍人出身的泰國總理巴育，占奧差就鼓勵國民觀看此劇，從中學學習愛國精神；巴基斯坦和台灣打算製作類似劇作，以提升其軍隊形象、尊嚴與士氣……



# 美酒戰「疫」

琴台客聚 伍呆呆

一直不大好意思說自己在澳洲喝葡萄酒的事情。

我在《當酒鬼遇上酒鬼》裡寫過，自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「酒鬼」，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喝酒，小時候還因為偷喝母親的葡萄酒醉倒在外的溝渠裡，被母親尋回去一頓胖揍……正是因為喜歡喝酒，而酒類的熱量又太高，所以我一直掛在嘴邊的減肥大計雖然一直在進行，但一直沒有成功。

這次到澳洲來，本來是打算順道戒酒、減肥的。結果可想而知，對於一個「酒鬼」來說，到了澳洲不喝酒，簡直是對不起澳洲葡萄酒和澳洲酒，以及自己的「酒鬼」稱號。

在澳洲第一次買酒是中國的大年三十。那天我和女兒一起到超市採購年貨，才發現澳洲和中國不同，超市內並沒有在貨架上擺放酒類。一問之下，才知道要買酒必須到酒類專營店。從超市出來，又頂着烈日步行幾百米找到賣酒的地方，終於看到店內滿目親切的酒瓶子，剛想進店直奔美酒而去，卻又被營業員攔在門口

檢查「ID」。原來，在澳洲，必須要年滿25歲才能飲酒，才能具備買酒的資格。於是，一邊從包包裡拿出護照證明自己的年齡，一邊悄悄地為了自己在不惑之後的「高齡」還能做這樣的證明竊喜不已。

後來和女兒與她的同學們自駕到南邊的瑪格麗特河遊玩。多數遊客都鍾情於瑪格麗特美麗的海岸線和寧靜、雅致的小鎮風光，而對於一個酷愛葡萄酒的酒鬼來說，瑪格麗特的連綿不斷的田野，田野裡整齊漂亮的葡萄樹，以及那些瀰漫着濃郁的香酒的葡萄酒莊園才是它最大的魅力。在中國我大多喜愛喝紅葡萄酒，到瑪格麗特待了兩天，卻喜歡上了它的名為「長相思」的白葡萄酒，在長途跋涉的疲勞之後，在清涼的夏夜下，斟上一杯，坐在星空下，在滿口濃郁的果香中，聽着樹葉被風吹過的沙沙作響的聲音，思念着遙遠的家，和遙遠的人，便覺得，思念也是可以如此地愜意和浪漫。

沒想到在澳洲也能遇到酒友。我們的房東夫婦是澳洲本地人，是一對非常熱愛生活的可愛的人兒，尤其是房東太太Gaynor，她酷愛藝術和美食，家裝和衣服、鞋子都是自己設計製作的，喜歡自己下廚做飯，烤製甜點，在做這些的時候，她手邊常常放着一杯葡萄酒，不時地端起來輕啜一口，十分享受地發出滿足的嘆息。Gaynor常開玩笑說自己設計和動手是為了省錢，她和我分享的葡萄酒也是「Cheap」的，僅幾元澳幣一瓶，卻是香氣濃郁，酒體強勁，每天在黃昏時分喝上幾杯，微醺的感覺讓一切都變得十分美好。

這些日，海外各國的疫情都變得緊張起來，一向淡定的澳洲人似乎也不那麼淡定了，超市裡的日用品也開始陸陸續續地被搶購。我和女兒也不能免俗地參加搶購，買完日用品和食品，我亦忍不住和往常一樣去採購了幾瓶葡萄酒。無端地想起古人寫的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，醉臥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幾人回。」雖與當下「九搭八」，卻一樣地令人心裡有了幾分淒涼和悲傷。

（澳洲漫遊記之七）